

地方觀光發展與集體記憶的疏離—以九份金瓜石為例¹

鄭得興、蘇冠華、陳書豪²

一、前言

2002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選出台灣 11 處列為世界遺產的潛力點，「金瓜石聚落」位列其中，近來文建會再將「金瓜石聚落」更名為「水金九礦業遺址」，以期更完整地保存礦業遺產面貌及豐富的人文及自然資源。水金九(水湳洞、金瓜石與九份)於是成為地方政府主打的觀光形象品牌，過去的礦業歷史及文化成為該地區文化觀光產業的最重要資產。以世界遺產潛力點做為吸引觀光客的賣點，九份與金瓜石現今都成功地吸引了大量遊客，但地方發展文化觀光的前提是否已盡到文化資產保存之責？我們認為文化資產的整體概念不僅是文化地景與特殊自然地形，還應包括在地社會生活的集體記憶。「水金九礦業遺址」是政府部門主導的文化資產建構，目的是將擁有相似礦業文化過去的九份、金瓜石及水湳洞整併為一共同記憶，在特殊化此一共同記憶後成為有特色的文化商品，最後成為為台灣文化觀光產業的重要地區。以「水金九礦業遺址」做為地方集體記憶建構的框架，我們認為這是政府創造出來新的記憶產品，在這樣的共同記憶框架之下，有其社會目的性，亦即政府公部門想保存、發展及推銷地方文化。

地方記憶就是地方的精神，雖然今日我們認同記憶的建構性，但記憶的建構仍必須植基於過去社會生活的事實，因此我們透過地方的空間、社會生活型態及口述歷史等方式，理解地方的共同過去、集體記憶及在地精神等。政府公部門推出「水金九礦業遺址」作為行銷地方之際，我們認為更重要的應該是水金九共同記憶建構的內涵，而這樣的記憶建構除了來自地方的同質性外，其實還要涵括地方的差異性。水金九的採礦在七零年代即已逐漸步入

¹ 本篇論文曾發表在張家銘教授主持的「中東歐地方社會發展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全球環境下的地方社會發展:捷克、斯洛伐克與台灣個案研究」(2012.6.20)，東吳大學雙溪校區。感謝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辜率品助理教授所提供的寶貴意見。

² 鄭得興，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蘇冠華，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2012)。陳書豪，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2012)。

歷史，這幾十年的地方社會變遷又形塑了不同的地方記憶，而這些地方記憶的建構是不同於政府主導「水金九礦業遺址」的記憶工程。因此「水金九礦業遺址」的官方記憶必須建構在地方集體記憶的基礎上，甚至要發展地方的文化觀光，亦須協調地方發展的利益。本文探討九份及金瓜石在發展地方文化觀光之後，原居民的集體記憶卻逐漸與其疏離，尤其是礦業沒落之後至今的這段期間。九份金瓜石的文化觀光是台灣目前推動觀光產業的縮影，目前文建會已擴增為 18 個世界遺產的潛力點，目的之一是希望能推廣地方觀光，但我們擔心地方觀光發展已逐漸脫離在地記憶或精神，而成為夜市化的消費生活型態(如九份老街)，或抽離社會生活元素而成為城市化石(如金瓜石黃金博物園區)。九份觀光發展的問題在於歷史感逐漸剝離，而似乎只剩下簡單的懷舊消費。金瓜石以公部門主導的黃金博物園區與在地利益期待有相當的落差。政府所主導的「水金九礦業遺址」文化資產保存目標，似乎仍差距甚遠。我們選擇九份的老街商圈及火把節、金瓜石的老街及黃金博物園區，以及新北市的驚艷水金九活動做為分析個案，以探討地方文化觀光發展與在地記憶的疏離與困境。

儘管九份與金瓜石的歷史發展脈絡有許多差異之處，但本文認為二地在觀光與記憶的疏離處境是一致的，原居民生活記憶不斷被邊緣化，新建構的在地記憶肩負公部門或商家的現實考量，以致地方記憶在不斷地建構過程中，與在地人的記憶愈加疏離。於是新建構的地方記憶成為文本論述下的權力鬥爭產物，在地人的記憶成為弱勢一方。本文的問題意識即在探討地方觀光發展與在地居民集體記憶的疏離，並藉由 Maurice Halbwachs 的「集體記憶」理論及 Ernesto Laclau 與 Chantal Mouffe 的「論述分析」來論證疏離感的形成，研究方法首先藉由文獻回顧及相關論文的內容分析以了解九份及金瓜石的時代關懷變遷，其次再透過個案探討及深度訪談的方式說明地方觀光發展與在地居民集體記憶的疏離。

二、文獻回顧

本文的文獻回顧主要透過近二十年的碩士論文進行內容分析，試圖從研究主題及問題意識的轉變來了解地方變遷的社會事實。1980 年代，九份觀光發展萌芽初期，學術界就對這塊礦區沒落後又奇蹟似的發展起來的旅遊新熱點充滿好奇與疑問，其中九份因礦業的獨特歷史背景而衍生出特殊的建築風貌更使建築相關系所對這塊土地充滿興趣。1980 年代有三本關於九份的碩士論文，其中包括洪達仁（1988）、張興國（1989）、王元山（1990），這三本論文都是由建築相關系所的研究生所著，以建築的角度來探討九份聚落的形成過程，以及其歷史因素。

最早研究九份的論文為東海建築研究所洪達仁（1988）所著之論文，其論述重點在於九份這樣獨特建築的形成過程，並從外部空間的營造過程中，來探討九份居民如何透過長期的參與以及使用的過程中來產生對於外部空間的認同感。其中該論文有兩點重要的發現，第一點，礦坑對於聚落位置的影響，當採礦到一定深度後，必須從山腰開平礦以便利開採，像是橫向的基山街、輕便路即是進入各坑口之要道，而縱向的豎歧路則可以反映出各坑口被發現的時間點。第二點，九份迴廊般的街道使得居民必須透過地標來辨別方位，而基隆山以及基隆嶼就成為重要的參考地標。

次年，張興國（1989）則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九份聚落的空間變遷，文中對於九份 1895-1987 之社會歷史做一完整之考察，並將九份的變遷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 1895 年以前之清帝國統治時期，其次為 1895-1945 的日本殖民時期，最後一個階段則為 1945-1987 年，即光復以後時期。從不同政權的交替中可以發現，不同的政治權力對於九份空間有不同的建構，這也顯示出，國家政策對於地方產業的走向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文中提到，在台灣光復後，政府為了維持經濟以及社會的平穩開始壓低金價，使得九份礦區開始衰退，地方失去了重要的經濟拉力後，人口開始嚴重外流。此外，政府為了拉近都市與鄉村的差距，因此大力推動「社區發展計畫」，但是這樣由上而

下的社區營造反而造成原本在地特色的流失。在加上國民休閒旅遊的盛行，造成九份成為都市人懷舊的想像空間，也帶來了地產的暴漲以及房屋的商品化，使得在地文化產生異化。

王元山（1990）的論文中從空間結構來探討社區空間的形成，其研究發現，在於社區空間的形成是與當時社會所需有直接關係。文中提到，在社區早創初期，由於當時物資必須從庚仔寮（今瑞濱）補給，因此聚落中心主要是坐落在兩條主要的聯外道路上，也就是現今的豎歧路與基山街上。而在金礦發展後，礦口開始向下發展，並形成新的交通道路，基山街、輕便路與豎歧路的交叉點逐漸形成住屋的聚集，而聚落也逐漸擴大。而礦業沒落以後，汽車路漸漸成為主要幹道，原本因應礦區而生的道路之重要性逐漸降低，汽車路也成為主要的聯外道路，居民對於汽車路的交通需求也逐漸提高，此外各社區均開設社區道路通往社區中心。

透過以上三篇論文研究，可以了解地方產業對於九份空間的影響，在過去採金時期，九份聚落的座落是與坑口分布息息相關。也就是說，過去是以礦業為中心向其他方面延伸，反觀現在的九份，則是以基山街為中心。

而到了 1990 年代以後，學術界對於九份的研究不在侷限於對建築以及社區形成的探討，逐漸轉向九份觀光發展的相關研究。同時，研究九份的相關論文也大量的出現，其中又以研究九份觀光發展為大宗，二十篇的論文當中就有十一篇與觀光旅遊有關，同時研究九份不只侷限於建築相關科系，漸漸延伸到觀光、都市計畫以及園藝等相關系所。這也顯示出，九份從礦業轉型到觀光業的過程中，其實存在了許多的問題必須要去檢討以及改進，而這樣的問題是複雜而且多面向的，不只是侷限於建築物的保存，更重要的是地方文化以及記憶如何延續與重構。

林楸（1995）則針對台大城鄉所於在地所進行的社區總體營造進行深入的剖析，文中提到當時台大工作隊的成員一直都無法在地方發展的討論上爭取到有利位置，但也影響到之後自主性地方動力，亦即“九份義工隊”到

“瑞芳文化協會”，但這樣草根性的社區動員只能影響到所謂的“新九份人”，亦即於觀光發展後的新移入者。另一方面，這樣的“外力”進入地方，也使得地區權力關係有“暫時破功”的政治效果，也使自主性地方動力有浮現的可能。

而在呂婉書（1996）的論文當中，以人類學的角度來分析「九份」意象的社會建構過程。文中認為九份的觀光模式是文化觀光與自然觀光融合並存的，而在觀光興起後，觀光客成爲決定當地文化如何展演的重要客體。觀光客帶著懷舊的想像來到九份，卻發現九份已經如此繁榮，跟想像中那沒落的礦城已經截然不同。而觀光客之所以有這樣的想像，則是來自觀光服務業所傳遞的九份印象以及大眾媒體所形塑的九份面貌。遊客在觀光的過程中又會不斷收到寫著「金」、「古早」等字招牌的刺激，因此使遊客本身相信所接觸到的即是「真實的九份」。而九份做爲一個主方社會，爲了滿足觀光客想像中「真實的九份」，觀光商業建構出一個觀光舞台，將店面仿造的古色古香，以及販賣具有鄉土特色的商品，這樣的觀光商業成爲遊客接觸九份的前台，而真實的九份卻是隱藏在後台不爲人知。而真實的九份生活卻成爲商業區以外的「第三區域」，這樣的情況也可以從觀光客的活動範圍來看，遊客主要集中在老街，也就是現今的基山街上，而基山街以外才是住宅區，也才是真實的九份。

林彥旻（2004）則探討觀光發展對九份帶來的負面衝擊。觀光發展後，九份聚落首先要面臨的是房價的飆漲、住屋的老舊與永無止盡的遊客，使得居民生活習慣的改變。此外，居民開始紛紛將舊屋改建成水泥屋，而這樣的空間再結構之後就失去了原有九份特殊礦工文化的風貌，這對於有心保存原有聚落型態的人而言是無比痛心。而對於現居的九份人而言，新建的屋舍代表了不需再忍受漏水之苦，也保留了更多私人空間來防止遊客的闖入。而觀光的發展將「原住民觀光」變成「觀光原住民」，原住民成爲觀光的商品，原有的文化、土地也都完全的商品化。

文中認為九份聚落之所以能夠保存下來，並不是學術單位或是政府單位所促成，而是九份本身不利發展的天然條件，像是交通不便、天氣溼冷、礦業沒落等，因此現代文明的觸角不致伸展到這個地方。但當都市人慢慢發現到九份聚落的獨特型態，九份聚落開始走向所謂的文明，而這些外力的介入加速了九份的轉型以及變遷。而觀光帶來了環境的惡化，使原本地方發展的美意完全的扭曲，投機客的介入，不斷複製都市的關係。所以，應該要以地方的本體去思考，觀光客必須連帶接受原本居民的生活型態。最後，研究者認為現在的九份只是一個虛幻的遊樂場，太陽落下，電源關閉，為觀光客而設的茶館、小吃，到了淡季，宛如死城。由此文者對於九份聚落要保持原貌的前景是不樂觀的，其所關心的是地方單一勢力無法與龐大的資金相匹敵，投資客與外來資金結合，取得利益後，帶著資本再去尋找下一個文化金礦，這對九份聚落的發展將產生負面的影響。

而郭曜棻（2004）卻有不同的看法，文者運用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壟斷邏輯、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象徵符號理論以及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生活風格觀點，認為九份的觀光發展必須拉到全球化的視野下來檢視，而九份觀光要能夠在全球旅遊市場上立足，必須要發展自身的獨特性，才能具有國際的競爭力，並避免地方產業過於同質化以及相互複製下產生惡性競爭與同質化的危機。而透過九份特有「藝術的九份」與「懷舊的九份」來規劃九份未來的觀光發展，則九份未來的發展將是可期的。

賴世懷（2005）探討社區參與地方觀光發展的過程，文中以「瑞芳鎮文化協會」以及「九份商圈聯誼會」為例，研究者發現社區組織的目標與領導者的領導能力會影響到地方居民的參與投入，並且認為組織、新移入者與地方居民間的互動是良好並且緊密的。

而 1990 年後的論文則呈現多元的分析面向，主要集中在探討觀光所衍生的相關議題。因此，可以推定 1990 年以後，九份觀光發展已經成為社會上主要關心的議題，而第一部門以及第二部門也開始介入地方的觀光發展，並

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另外，關於金瓜石的文獻回顧部分，張雅娟（2003）以參與觀察法進入金瓜石田野，佐以深度訪談、二手資料研究，將金瓜石的歷史、文化作了相當忠實的紀錄，其結論指出日治時期日人的管理辦法，體現出 Foucault 在其論述中提到的對身體的規訓，與權力的運作關係，而地方上的集體儀式則作為一種抵抗的可能，其中地方信仰佔了相當大的因素，研究最後也為九份和金瓜石做出區隔，其研究結果發現九份與金瓜石的差異性來自於過去兩地不同的礦業經營模式，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也造成兩地居民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與性格。楊賀捷（2006）則是從當地景觀設計出發，探究金瓜石懷舊體驗的呈現方式，以現有的懷舊景觀為基礎，論述懷舊的不同類型，以及懷舊如何做為一種行銷工具，這裡指的懷舊是對當地既有景觀設計與懷舊體驗所做出的解釋，至於懷舊之設計和當地居民的集體記憶是否達成共識，研究中並未給予我們一個比較明確的答案。

透過文獻回顧可以了解有關九份與金瓜石的地方發展與學術關懷相環相扣的一些事實：其一、研究九份的論文遠比研究金瓜石的多，顯現學術市場與商業市場的同質性；其二、學術論文所關懷的主題緊扣地方社會不同時期的發展，在九份尤其明顯，金瓜石的研究在現實面上部份呈現對九份發展的回應；其三、地方的集體記憶隨著地方觀光的发展，逐步加入政府部門及商業部門的作用力，地方記憶的建構性越顯商品化及政府文化觀光政策的特質。其四、九份今日的觀光業延續了礦業時期的社會能動性，由商業部門(或第二部門)主導的地方發展是九份記憶的特點。雖然金瓜石的文獻回顧較少，但我們知道金瓜石自始以來皆由政府部門(第一部門)主導的地方發展，並成為金瓜石地方記憶最重要的推動者。我們發現 1980 年代的學術關懷主要在空間與地方發展的關係，因此大部分的學術著作來自於建築領域。1990 年代之後隨著九份的觀光發展，學術研究不再限於建築學，有許多著作都表達了觀光發展後對地方的負面影響。本文延續地方發展與學術關懷的脈絡，探

討地方觀光與在地居民記憶的關係，1990 年代之後儘管地方觀光蓬勃發展，但仍阻止不了在地人口的外移與老化，在地人的記憶仍被嚴重忽視，觀光客參觀的地方都是被刻意建構的展示空間，對在地的文化與精神很難接觸的到。從本節的文獻回顧中雖然有許多關懷地方觀光與地方發展關係的著作，但仍少有對在地人進行一定規模的深度訪談，及對在地人的集體記憶進行系統研究，本文是一個初步嘗試，首先透過個案選擇，其次進行深度訪談，試圖深入了解地方人士，由其是地方耆老的生活記憶，並以此對照目前地方的空間及活動安排上的論述意涵。

三、理論與方法

(一) Maurice Halbwachs 的「集體記憶」理論

本文將以 Maurice Halbwachs「集體記憶」理論及 Ernesto Laclau 與 Chantal Mouffe 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做為現象分析的架構。首先說明集體記憶理論，最早研究「集體記憶」的是法國學者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哈布瓦赫指出對於記憶的探討，必須從傳統心理學中區分出來，他認為心理學家將記憶限定於個體層面，但記憶如同人們可以同時是許多不同群體成員一般，人們的記憶也會因處於不同群體內而有所改變。哈布瓦赫首先透過夢境來論證「社會框架」的存在，他指出在睡夢裡，我們經歷的場景往往是支離破碎的片段，夢境是缺乏結構、連續、以及規則性，並且不植根於社會脈絡與社會結構。作夢者無法用連貫一致的方式去回憶自己的過去，這些片段影像無法支撐該特定團體去進行其實際生活與記憶，無法令實際生活記憶形成連貫性與結構性 (Lewis A Coser/邱澎生譯，1993：28)。Halbwachs 透過實際生活與夢境的比較，證明了記憶是受社會制約，每一種記憶都是有其社會的關連性以及社會的脈絡，記憶必須透過社會來觸發。

Halbwachs 認為記憶的載體是個體，社會、團體、制度本身是無法進行回憶，因此我們要去理解集體記憶，必須將個體與他同時所屬的多個群體都

聯繫起來，才有辦法去理解這些記憶所具有的相對強度，以及它們在個體思想當中聯合起來的方式。簡單來說，要理解集體記憶，必須要從個體所處的團體脈絡中來分析，因為每種記憶都需要一個實際的團體來支撐。從 Halbwachs 所分析的家庭記憶中，可以瞭解親屬關係成為家庭記憶的社會框架，而家庭記憶的內容必須在內省中透過這個社會框架，才能獲得意義。所以記憶必須藉由「社會框架」才得以延續，同時也指出社會框架會隨著社會現況而改變，這也說明了社會框架的現代性與不穩定性。人並非無拘無束的回憶過去，而是在既有框架底下對過往進行回憶，尤其是那些現代人未曾親臨的過去更是如此，關於框架的敘述，Halbwachs 在其著作中提到，「只有把記憶定位在相應的群體思想中時，我們才能理解發生在個體思想中的每一段記憶。而且，除非我們把個體與他同時所屬的多個群體都聯繫起來，否則我們就無法正確理解這些記憶所具有的相對強度，以及他們在個體思想當中聯合起來的方式。」(Halbwachs 2002：93-94)

國內學者蕭阿勤(2002)也指出集體記憶的不穩定性，他指出集體記憶所涉及的時、空要素，可能被重新組合和重新創造，以便適應目前的需要。由於記憶的不穩定性，顯示出記憶容易被遺忘，為了保存回憶就必須持續的參與集會或是活動來保持記憶的新鮮度，這也就是 Halbwachs 所提出記憶的兩種類型，即歷史性記憶以及個人生命歷程式的經驗。社會框架會因社會現況而改變，這也顯示出集體記憶的形成過程中，容易受到權力者之文本論述的影響，甚至是有目的性的建構。權力者透過文化媒介的控制權以及相關物質性物件的掌握，來控制無形抽象性的集體記憶。Halbwachs 在《福音書中聖地的傳奇地形學》中，研究不同時代的朝聖者對於聖地的記憶，而驗證了記憶具有其虛構性以及不連續性。Halbwachs 證明了一件事時：「在每個時期，為了迎合基督教當時的迫切需要，適應其需要和願望，基督教的集體記憶都改造了它對基督生活的各個細節，以及這些細節所出現的地點的回憶。」

(Halbwachs, 2002：407)，這說明了基督教事實已經被虛構(invented)，而

教會爲了使這些虛構的事實更加真實可信，將符合當代需求所虛構而成的聖地改寫進福音書當中。在現代社會中，記憶的虛構性存在於生活四周，例如鶯歌陶瓷文化城的重構即是「記憶虛構」的一個顯著的例子，鶯歌尖山埔路在陶博館未成立以前爲陶瓷零售業最密集的地方，因此被公部門選爲建構鶯歌文化經濟的核心地區。爲了承載陶瓷文化產業的象徵意義，它被規劃者、藝術家改爲行人徒步區，街上的店面也被整修成懷舊的仿古風格，模擬出不曾存在的「鶯歌陶瓷老街」。「老街」這個字眼通常指的都是當地最早發源或最具文化地景特色的街道，而陶瓷老街卻不屬於上述任何一種（顏亮一、許肇源、林金城，2008：41-69；顏亮一，2009：156-184）。而真正爲歷史核心區的文化路，反而因爲沒有經費補助而逐漸凋零，當遊客來到這裡會因爲當下的體驗與感動，形成對過去的認知。在集體記憶中，歷史細節不再具有必要性，當下的信仰與共同經驗才是形成集體記憶的充要條件。

此外，哈布瓦赫在「宗教的集體記憶」這一章中說明了，「它（宗教記憶）不是在保存過去，而是藉助過去留下的物質遺跡、儀式、經文和傳統，並藉助晚近的心理方面和社會方面的資料，也就是說現在，重構了過去。」（Halbwachs，2002：200），也就是說，記憶容易受到目前的關懷所影響。此外，宗教記憶試圖將過去與現在聯繫在一起，透過重複過去的儀式與傳統，爲宗教記憶在歷史脈絡中尋得一定錨之處，並強化自身宗教的正統性。同樣地，記憶的遺忘也是權力運作的結果，當一個強勢的記憶進入，就會使得原先的記憶被取代甚至排除。綜上所述，集體記憶的特質有：第一、記憶必須能在「社會框架」中找尋到定錨之處才能夠延續；第二、「社會框架」是由現在、當下所建構出來的；第三、集體記憶具有虛構性及功利性。

（二）Ernesto Laclau 與 Chantal Mouffe 的「論述分析」

有關 Halbwachs 集體記憶的以上特點，可以進一步再以 Ernesto Laclau 及 Chantal Mouffe 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架構來說明政府主導「水

金九礦業遺址」集體記憶的建構。Howarth 與 Stavrakakis 認為論述理論 (Discourse theory) 是假定所有的物體及其行動都是有意義的，而且它們的意義是藉由歷史性的特定規則體系參照形成。論述理論檢視社會實踐 (social practice) 的闡釋與論證組成社會實在 (social reality) 的論述，社會實踐的可能是因為意義體系的偶發性 (contingent) 以及未能完全用盡的意義場域 (a field of meaning)。論述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意指分析經驗性的原始材料以及可以做為論述的資訊，這意味著論述分析要處理範圍廣泛的語言及非語言資料，包括演說、報告、宣言、歷史事件、訪問、政策、觀念、甚至是組織與機構作為文本 (texts)。論述理論者不僅關心社會行動者瞭解其特定世界的方式，也要瞭解形成主體與客體認同 (identity) 的意義與實踐體系 (Howarth & Stavrakakis, 2000: 2-6)。Laclau 及 Mouffe 將論述的概念分為四種作為分析認同的概念化，包括闡釋 (articulation)、要素 (elements)、機遇 (moments) 及節點 (nodal points)。所有的認同都需透過意指要素 (signifying elements) 來加以闡釋或再闡釋，闡釋就是建立要素間關係的實踐，而認同就是經過闡釋實踐後的結果。機遇是經過論證闡釋的相異立場 (differential positions)，要素是指那些未經過論述闡釋的差異性。節點是要將要素結構化為有意義的機遇體系，進而再形成論述。舉例：「民主」(democracy)、「國家」(state)、「自由」(freedom) 等都是早已存在的符徵 (signifiers)，但在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中，它們都圍繞在「共產主義」(communism) 這個符徵下獲得新的意義，「共產主義」可以說是佔有節點的結構性地位 (Howarth & Stavrakakis, 2000: 6-7)。

在論述理論中，社會場域 (social field) 永遠是不會封閉的，但各種政治實踐都試圖想填充它，雖然社會不會被填滿，但這種需求卻不會消失，並以空缺 (absence) 的存在方式表達自己，Laclau 則以「空符徵」(empty signifier) 來說明這些理念。他舉霍布斯的例子說明，在激進的失序 (disorder) 狀態下，秩序 (order) 是個空缺，不存在的，因此秩序變成為一個空符徵，空符徵的

功用可以當作節點(Howarth & Stavrakakis, 2000: 7-9)。社會體系存在著不同的政治力量，它們常因無法進行妥協，而產生了社會敵對性 (social antagonism)，由於社會行爲者 (social agents) 無法完整獲得他們自己的認同，因此社會敵對性就會發生，因為總會有「他者」(Other) 阻止我成爲完全的我自己，認同的受阻是社會敵對性力量的相互經驗。社會敵對關係常藉由負面認同加以確認，而社會敵對性也透過「同等物論法」(logic of equivalence) 與「差別性論法」(logic of difference) 來理解，同等物論法是要創造出同等的認同以進行論述體系的否定，例如在暴政之下，「人民」(the people) 減少內部的差異性，並將自己組織成爲「被壓迫者」(the oppressed)。如此，政府、現任總統、教會、地主及大企業主都可以視爲「壓迫人民」的同等物。同等物論法是要區分成二股敵對的力量，而差別性論法則是要尋求減少社會的分化及敵對性，但是這二種論法基本上不是相互排斥的。在社會敵對性中產生能將所有不同的認同與主體性論述包括在一共同計畫下，這就是霸權的實踐 (hegemonic practices)，霸權的形成是計畫努力的結果，也因而創造出社會秩序的新形式，霸權 (hegemony) 也是論述理論的核心概念 (Howarth & Stavrakakis, 2000: 2-6)。

本文的主要理論基礎來自於 Halbwachs 集體記憶的「社會框架」，以及 Ernesto Laclau 與 Chantal Mouffe 論述分析的「節點」，政府及商家主要透過某種「社會框架」及「節點」建構或論述了各自所需的「集體記憶」，這種記憶帶有現實性、功利性、虛擬性及工具性。依目前的現實狀況判斷，這種「社會框架」及「節點」應該是「文化觀光」，儘管社會框架及論述架構會因時勢所需而具變動性及不穩定性，顯然地文建會所提的「世界遺產潛力點」仍是非顯著議題，其效果僅在支持九份金瓜石地方的「文化觀光」發展。觀光局大力行銷的「驚豔水金九」活動正是此例，目的是透過水金九共同記憶以吸引大量(國際)觀光客來此消費，做爲其業績達標的踏腳石。

(三)文化觀光與記憶消費

文化觀光 (Cultural Tourism) 已經成為當前觀光旅遊的新顯學，文化觀光包括靜態的風景名勝、動態的文化活動，含有文化特質的生活方式。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的定義為：「一種與文化環境，包括景觀、視覺和表演藝術和其它特殊地區生活型態、價值傳統、事件活動和其他具創造和文化交流的過程的一種旅遊活動。」。根據上述定義，文化觀光大致可分為五種觀光類型 (高鵬翔，2010：159-164)：

- (一) 文化遺跡觀光：文化觀光比一般觀光更為複雜，因為必須涉及到古籍保存和維修的層面。
- (二) 事件型觀光：指人們為某一特定的文化議題或目的所從事的觀光活動，像是參加文化節慶。此類型短時間內帶來大量的觀光流量和群聚效果。
- (三) 學習型觀光：學習型的文化觀光通常指那些從事表演藝術與視覺藝術饗宴等活動型態的觀光。
- (四) 宗教文化觀光：此類的觀光只要指那些參觀宗教聖地、參與宗教儀式的觀光活動。宗教觀光是最古老的觀光型態。
- (五) 生活型態文化觀光：此類型觀光為近年來興起的一種趨勢。主要是為了體驗另一種文化的生活型態而從事的觀光。

從文化觀光的定義來看，九份目前的發展困境除了地方記憶與歷史的遺失外，還必須要保存地方的文化遺跡。與金瓜石地區相比，九份文化遺跡的保存是較為草率，除了在景點擺上解說的立牌外，並沒有做好相關的維護措施，可以看到像是非熱門觀光景點的頌德公園，任其擋土牆的坍塌(2012.7)，但反觀位於基山街上的昇平戲院，卻獲得大筆資源得以重建。

古蹟保存與記憶的關係，就如同 Halbwachs 所認為的「過去 (the past) 主要是透過象徵與儀式，以及歷史著作與傳記，才為人所知信 (know)。」

(Lewis A Coser/邱澎生譯，1993：22)，而如果以現行九份來看，無法呈現

當時的面貌以及整個生活樣貌，應該從「點」的保存提升到整個「生活面」的保存。「古蹟保存運動和現代性的發展有三種不同的關係…古蹟保存是不同的地域社會或是經濟/文化上的弱勢是群用來避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被邊緣化的文化手段…古蹟保存是城市或鄉鎮在後現代世界中發展文化旅遊業的主要策略。」(蘇碩斌，2009：12)，而在地遺產 (local heritage) 的保存也漸漸開始受到注意，保存的對象不再侷限於遠古的遺跡，只要對地方居民具有重大意義，就值得被保存，而透過社區歷史的保存，將有助於建立居民的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以及認同感。對比金瓜石的礦業，張二文 (2001) 探討美濃地方的集體記憶研究，以美濃過去的菸葉產業做為建構集體記憶的關鍵，他認為：

集體記憶做為一種集體社會行為，現實的社會組織或群體，都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菸葉產業在美濃雖只有六十幾年的歷史，卻讓美濃地區地景風貌完全改變，作物效益發生變化，對文化的變遷，生活的變異，不可謂不大，且也深深烙印在住民心裡。…生產條件與生產方式發展出區域特有的生活方式，進而建立了生活文化的基礎；在產業轉型的過程中，對應形成文化的變遷。現代化與工業雖改變了生產方式，但在發展中所經歷的生活歷程，卻保存在現實的生活中，習俗風尚承繼傳統生活的精華，成為民族文化的特色。也形塑當地民眾的集體記憶。(張二文 2001：118；120)

金瓜石地方的地景風貌與生活文化受到過去礦業的影響甚鉅，在此不多做贅述，然而過去的產業模式對現代居民集體記憶傳承的影響，於張雅娟 (2003) 所做的研究亦有相同發現：「金瓜石和九份形成對比，在金瓜石領固定薪資、作固定工作、工作階級流動不易，金瓜石相對九份是一個穩定的工作生產體系…因為在金瓜石工作較穩定，收入較穩定，所得夠維持生活。」(張雅娟 2003：50-51) 故金瓜石當地居民普遍自認擁有「專業的實作精神」，和九份人強調「機會、運氣」完全不同，可見從過去礦業時期兩種不同的產業經營方式仍然做為集體記憶遺留在今日的金瓜石人的心中，

也造就了同樣是礦業文化，但金瓜石不等同於九份的集體記憶和認同。

有關記憶消費，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透過向觀光客展現出真實性，博取對地方的認同，並進而產生出相應的消費行為。有關真實性，曾慈慧、沈進成、陳麗如（2011）的文章中提到，現代文化講求的是對真實的體驗，也就是視遊客的主觀感受為主體，藉由參與體驗活動建構出真實性。這裏所說的真實並非是絕對的真實，而是如同 Halbwachs 討論到基督教的集體記憶那般，對於真理的追求，也是依照現今的框架對過去進行理解與重構。而這種建構出來的真實性，即是記憶消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王明珂曾強調：「（集體）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人們從社會中得到記憶，也在社會中拾回、重組這些記憶。」（王明珂 1997：50）當前台灣民眾對於觀光旅遊，記憶的回溯即佔了相當重要的部分，透過懷舊觀光，老一輩的台灣人得以重溫過去生活的記憶，使得觀光不僅是休閒，更是重新拾回、重構過去記憶的手段。記憶消費如今存在於台灣各處的懷舊觀光景點，筆者認為記憶和消費在本質上並不互相衝突，但是當中的比重卻是可以拿來討論的，而思考台灣觀光景點的商業化，筆者認為應該從消費社會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Robert Bocoock（1995）探討現代式的消費主義出現，他將消費模式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早期的消費模式、工業資本主義與消費、後期發展與新消費者，早期的消費模式避免揮霍，把所剩的盈餘再投資以增加收入，消費力的大小取決於社會的生產力；而到了十九世紀，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開始盛行，以消費象徵自己的獨特性，並向外人展示自己的成就；五〇年代起，消費不再是富人的權利，消費型態轉變成為大眾消費，各個階級的人都有能力進行消費，其消費的方式也與個人所處的階級息息相關；七〇到八〇年代是新消費者的時代，消費的動力來自於認同感的建構，此時的消費者藉由消費而達到認同。John Storey（2001）探討現今的消費社會，他引用了 Madan Sarup 的說法，認為生活在消費社會的人們藉由消費來塑造自我的認同，即回答「我們是誰？」正如同我們透過外表的服裝儀容向外界傳達「我

們是誰？」的訊息，在消費社會中，人們透過消費來滿足自己想像，它追求的不是傳統享樂主義的對於真實性的滿足，而是尋求商品中的所賦予的想像。觀光客到觀光景點，藉由購買當地的紀念品和品嚐小吃以滿足自己是身為觀光客群體中的一分子的認同感，也只有消費才能符合自己身為觀光客的身分，觀光客藉由消費而滿足了他對當地的想像，至於現實中觀光景點背後真正的記憶已經不再重要了。而 Halbwachs (2002) 論述宗教的集體記憶時曾經提到，記憶在建構的過程中即包含著喚醒以及揚棄，Halbwachs 將其原因歸咎於社會的力量，同理透過消費行為，我們或許也能看出記憶被喚醒或是被遺忘的過程，也就是當社會追求記憶的消費的時候，能夠引起消費行為的記憶將被強化，就算原本已埋沒在歷史洪流當中的記憶也會被重新挖掘出來，反之在記憶消費潮流下較不容易引起消費行為的記憶則會被放置在後台，並漸漸的被人們所遺忘。

從消費視角論述記憶會產生何者被消費即被記憶的邏輯，不被消費之對象即容易遭遺忘，然而記憶全然被商品化，並化約為消費行為後，我們需要同時顧及記憶商品化之後的異化現象，譬如為商品販賣之便利性及營利性，而編織的虛假故事等。記憶與消費是文化觀光的重要組成元素，然而我們要進一步反思的地方是，在文化觀光(或甚至文創產業)的強勢意識型態運作下，台灣原本具有集體記憶差異性的各景點，都成為同質商品的賣場，九份老街即為一例。

總結以上的文獻回顧及理論，本文的主要問題意識是要論證原本是在在地的歷史記憶做為地方觀光發展最重要的資產，卻在公部門及商家的文化觀光邏輯下，將在地居民生活記憶邊緣化，致使在地記憶與地方觀光發展產生疏離感。本文並從文獻回顧、內容分析、個案探討及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中，再論述了集體記憶是如何被建構，以檢驗記憶理論的現實性及實踐性。最後，本文研究的現實意涵亦在表達在文化觀光主導性的意識形態支使下，我們擔心那些特別具有歷史記憶的景點場所將逐漸喪失其重要的場所精神，這是地

方觀光發展下的危機。

本文選取九份老街及火把節、金瓜石老街及黃金博物館及公部門的「驚艷水金九」活動做為個案分析。本文的研究文本主要是利用張家銘教授 2011 年國科會計畫「全球環境下的地方社會發展：捷克、斯洛伐克與台灣個案研究」的深度訪談稿，再加上本文筆者們長期的參與觀察心得，及參與地方文史工作的經驗做為本文主要的經驗研究基礎。

四、個案分析

(一)九份老街與火把節

基山街在採礦時期即是一條商店街，當地居民又稱為「暗街仔」，而這個名稱的由來是因為基山街與豎崎路交查口附近的平地有建立一個市場，並有一個戲台，因此造成商家的聚集，後來兩旁的商家加蓋頂蓋，造成不見天日的情況，所以當地居民才將市場附近成為「暗街仔」，所以當時的基山街的商家就包辦了一個人從出生到死的一切物品。(陳世一，1995) 看以看到，當時的基山街是當地居民生活的地方，一切生活事物在基山街上都可以滿足。

民國八十年（1991）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基山街上第一家以遊客為主的商家出現－「九份茶坊」，之後陸陸續續就有商家進入到基山街來。根據呂宛書民國八十四年（1995）年所做的統計，當時以遊客為主要顧客的約有 100 家，以居民為主要顧客的約 33 家，當時還存在著西藥店、棉被店、香燭店等等，也就是說當時還有一些以居民為主要顧客的傳統商業存在。而到了今日，根據商圈聯誼會表示，目前九份老街上約有 300 家商店，加入商圈聯誼會的有 138 家，其中主要都是針對遊客為主，而早期針對居民所開設的店家幾乎已經消逝殆盡，只剩下三間雜貨店以及汽車路上的理髮店³。

³當時基山街裡原本還有一個傳統市場，現以改成販賣觀光商品的店家。現在居民要購買民生用品或是食材則是需要到瑞芳採買。

從上述的比較可以發現，九份的商家數量在二十年間，從原本的十家商家成長到現在將近 300 家。但可以發現這些成長的店家全部都是由觀光熱潮所帶起的新興商店，當地居民就時常抱怨說買根蔥也要跑到瑞芳去，看個病也要跑下山，觀光發展後對於生活便利性上並沒有提升。

此外，地方居民對老街型態的觀光感到憂心，認為遊客來到這邊只是走馬看花，根本沒有感受到九份的美，欣賞到九份的風景。

九份的美在哪裡，就周邊嗎！像走到頌德公園，走到...看看景色，到基隆山爬個基隆山，去看看景色，去享受它。現在就好像去西門町，去就跟人擠擠擠，擠到豎崎路然後往下走到阿妹茶樓，往上走到阿甘姨，然後吃一吃就回去了！對嗎？你到禮拜六禮拜天更擠，對嗎？是不是？（里長·A1）

來這裡不是來看景觀的，是只來走那條老街而已，只找吃的這樣...呵呵。...找吃和找住的，人就是吃和住最重要了。說來看風景，看一次就懶惰了，說怎會那麼遠這樣，那風景那有辦法看。（里長·A2）

從當時的聚落發展也可以看出，離坑口越接近的地方越發展，從民國 85 年（1996）當時導覽地圖中，可以發現當時出現頻率最高的觀光點，前五名分別是「昇平戲院」（18 次）、「福山宮」（17 次）、「頌德碑與城隍廟」（16 次）、五番坑與九份國小（15 次）、台陽礦業事務所（13 次）（呂宛書，1996：96），發現到這些據點實際上是與礦業歷史有關，研究中還指出當時的商家為了招攬生意而謊稱自己是當地人，當時來到九份的遊客多是來尋找過去礦城的風采⁴。

從九份商圈發展的階段來看，發展的初期，也就是民國八十年代，當時商家大多還處在摸索的階段，而最早介入地方的商家就是前述的藝術家所經營的。九份之所以會有「喝茶文化」的形成，必須從「九份茶坊」來談起。

⁴根據呂宛書的論文中指出，當時遊客對於導遊的需求也是相當高的，中型以上團體的導遊，一套半日遊行程大約兩千到四千元，一日遊約四千到六千。

九份茶坊在開設之前，在四個月的時間內，針對 900 位遊客做了詳細的問卷調查，從調查中發現來到九份的遊客都有一共同的抱怨，就是九份沒有什麼休息的地方，沒有遮雨的棚子，沒有遮雨的走廊，而且因為颱風的關係，房子的屋簷都很短，因為怕會被颱風捲走，所以這裡的建築物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

「九份茶坊」於民國 79 年（1990）的聖誕節開幕，老闆表示從民國 82 年開始，一天平均需要消耗五百個客人，生意也越來越好。由於喝茶不像吃小吃輪動那麼快，喝茶的客人往往一坐下來就是兩個鐘頭、三個鐘頭，當時甚至還要發號碼牌。後來一些做「小生意」的人就開始進入九份，之後遊客愈來愈多，商家也越聚越多⁵。「九份茶坊」現在的位置，也是日治時期臺陽金礦的礦長翁山英的住所，目前此棟建築已登錄為新北市的「歷史建築」。

地方「文化」觀光產業可以說台灣近年來最興盛的產業之一。從 1994 年，文建會開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開始，便提出「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的口號（顏亮一，2009）。而全台各地也因為這樣的熱潮創造出了許多新的觀光景點，例如鶯歌、新莊、三峽、深坑等，都是期待能夠透過發展所謂「無煙囪」工業來刺激地方的發展。

而這樣的觀光政策則是為了掩蓋發展不均以及城鄉差距的幌子。從台灣北中南三地的「老街」數量上來比較，北台灣地區有 22 條，中台灣 7 條，南台灣 17 條（羅敏儀，2003），其中大台北地區的老街就佔了 11 條⁶，老街成為都市人周末假日遊玩的地方，成為專為都市人打造的休閒空間。

實際上過多的老街，反而形成地方觀光發展間的互相競爭。許多業者都反映近幾年來生意變差：

現在是有一點點下坡啦！但是不會很多啦！．．．持平這樣，

⁵根據老闆表示，民國 92、93、94 那幾年是開店率最高的幾年。

⁶大台北地區老街：迪化老街、艋舺老街、三峽老街、石碇老街、坪林老街、金山老街、淡水老街、深坑老街、新莊老街、侯硐老街、九份老街。

但是消費能力比以前差。這個我是覺得市場多少被人家瓜分呀！像現在福隆在辦這個沙雕呀！到 14 號！自從雪山隧道通以後，大家都先去宜蘭，回頭才來這裡，我們這人潮就變成中午以後，你要是越晚人越多。不然像 7、8 年以前，哪有可能坐在這裡跟你們聊天，平常還可以，假日就沒辦法了。(小吃業者、九份文化協會總幹事·A3)

此外，加上最近興起的侯硐，造成商業部門的緊張。因此，九份商圈聯誼會希望藉由舉辦活動來炒熱九份的觀光熱度。

當時辦火把節...會想這個 idea，就是大家一直想說要把九份炒熱起來，就是說我們南蜂炮、北天燈，天燈是平溪呢！他們也是元宵節放的，那我們九份要哪一個特色？九份不是火把就是磺火，就是這兩種跟火脫不了關係。到最後，才有人想說，既然大家小時候都有玩火把，才從火把下去這樣。(小吃業者、九份文化協會總幹事·A3)

火把節的話，想說一年一年又地方上辦起來，然後譬如說...像那個模式，以後就仿造那個天燈，平溪那個模式，變成地方的一個節慶。...慢慢就是說，像九份這邊有一個地方的特色，像平溪它們有一個天燈啦，就炒到整個臺灣都知道平溪天燈。如果九份除了景觀跟燈籠節以外，還有做一個產物，譬如說火把節。(小吃業者、九份商圈聯誼會總幹事·A4)

第一屆九份火把節於民國九十四年（2005）年，由九份國小主辦，主要是配合九份國小九十五周年的校慶活動，活動的主軸是希望透過火把點燈活動為地方祈福並將「礦工文化」傳承下去，九份國小總共舉辦過三屆火把節⁷。而之後民國九十八年（2009）以及民國一百年（2011）的火把節則是由九份商圈聯誼會所主辦。

對於部分地方居民而言，他們對於「九份火把節」的安全性感到質疑，因為遊客根本沒有辦法去控制，而且老街上的商家都緊緊相連，如果一旦發生火災，那將會非常嚴重，而有部分地方居民甚至連「九份火把節」是什麼都不知道。會產生地方居民與商圈之間的隔閡，最主要的關鍵點在於地方居

⁷分別為民國九十四年（2005），民國九十五年（2006），民國九十六（2007）。

民與商家之間多年的不信任關係。

從民國八十年，陸陸續續有商家進駐，九份就開始熱鬧起來，而地方居民因為觀光所產生的不便也漸漸浮現。

九份是有兩極化啦！一個造就觀光業啦，造就一些基山街...然後做生意啦！一些有租金收入還是做生意收入啦！要是一般九份的百姓來說是負面的，一個地區帶來商機就會帶來髒亂跟衛生問題跟安全問題都產生了。從前鄉下平靜平靜的生活，忽然間來了一群人，來了一定會吵鬧，公德心又不好啦，環境衛生也都跟著在變。這些都政府...政府在做的事，它的腳步跟不上，跟不上這個進度（里長·A1）

高中生呀！他們整票來到這邊，那個夜貓子，然後晚上不睡覺，不睡覺沒關係，他們拿著那個收錄音機扛在肩膀上，這樣子走過去，放著熱門音樂，你知道嗎？只要他一走過的，兩邊的九份人家都被吵醒了。（攝影師、文史工作者·A5）

九份地方居民是希望商圈以及政府可以負起更多的責任，這些商家在地方上營業，但對於地方的環境卻是置之不理。像是九份最缺少的就是垃圾桶，遊客時常因為找不到垃圾桶而將垃圾隨地亂丟，因此造成地方居民的困擾。而處理遊客所製造出來的垃圾，應該是商圈的問題，但商圈卻宣稱自己沒有經費，反而將其推拖成公部門的責任，認為公部門必須要負責九份的環境清潔工作。地方居民認為這些外地來的商家只是新的一波「掏金客」，等到錢賺飽了就拍拍屁股走人。地方人士覺得地方的那份「人情味」已逐漸流失。

變成就是說...再來就是說，人情味會淡。九份發展太過商業化，人情味就淡了，鄰居變成比較會斤斤計較，街上的都一樣。以前鄰居都隨便，現在不是了，都斤斤計較，因為九份發展以後，變成很多房子，以前在看都是老房子，現在經濟變好，大家翻新房子，翻新就會為一點點空間在爭執，人情味就淡了。跟以前...整個都360度的轉變。（里長·A1）

(二)金瓜石祈堂路老街及黃金博物館

金瓜石的地方發展其實與黃金博物園區有相當緊密的關係。黃金博物園區的成立，讓公部門得以藉由博物園區參與地方建設和文化保存。黃金博物園區是由新北市文化局管轄，2002 年由當時的台北縣政府委託鶯歌陶瓷博物館計畫籌建，為全國第一座以生態博物館（Eco-museum）為核心概念的博物園區，歷經兩年的籌建準備過程，於 2004 年 11 月 4 日開始試營運，2005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黃金博物園區，總佔地約 4.5 公頃。截至 2012 年為止，黃金博物園區開館僅短短七年時間，吸引眾多對於礦業遺址有興趣的遊客前來觀光，光是 2010 年該年的入館人數即超過一百萬人，平均每日入館人數將近三千人，是當前新北市各博物館中遊客人數最多的博物館。

作為公部門介入地方發展管道的黃金博物園區，其對於金瓜石的發展政策勢必將會主導未來金瓜石的發展方向，一位黃金博物園區的高階主管在接受訪問時，將黃金博物園區對於未來金瓜石地方發展的整體目標做了具體且明確的說明，「當初有四個目標，『保存礦山文化』，這是主要目標，然後就是『發展金屬工藝』，以文創方向發展。第一個目標，因為黃金博物園區所成立的最重要的就是保存礦山文化，這是很重要的事。發展金屬工藝成為全國金屬工藝的重鎮，這是第二個目標。第三個目標，『登入世界遺產』，雖然現在我們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會員國，但是相關的基礎資料建置必須完成，尤其有一些礦工耆老，他們不能等，有些文物現在沒有做調查研究，很快就不見了，像金瓜石是我們台金公司，台灣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那時候是省營的，台金公司在 1987 年結束營業，民國 76 年，由台糖、台電接收整個資產，一些老礦工都已經逐漸不在，所以很多基礎資料的建置必須趕快做好，因為基礎資料建置對於登入世界遺產來說是很重要的，接著是『擴大社區參與』，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作為，因為整個金瓜石社區，採礦結束以後人口外移非常嚴重，我們希望就是說透過擴大社區參與，再加上金屬工藝的發展，能夠引進外流人口再回流。」（黃金博物園區高層·B5）」黃金博物園區

的生態博物館概念，是近代發展的新博物館概念，「生態博物館為一種將人類活動內涵在它原來地理、社會與文化環境中呈現的博物館形式，定義上有別於傳統博物館。(王騰崇 2007：54)」正因為生態博物館包含的是整體社區和社區居民，所以它的經營管理層面也將擴大到整個社區之中，與社區共存共榮。從訪談中關於黃金博物園區的發展目標來看，黃金博物園區將社區發展納入園區的發展規劃當中，而祈堂路的改造計畫也是其中之一。

2009年，黃金博物園區著手規劃「金瓜石老街生活美學街坊營造計畫」，試圖為老街注入一股新的活力，在文建會的補助之下，以三年三階段的方式，逐步對祈堂老街進行改建，目的是讓生活美學家、金工藝藝術家進駐老街，將祈堂老街改造成「生活美學街坊」。受訪的黃金博物園區高層表示，由於金瓜石地方居民對於黃金博物園區的期待很高，希望能夠藉由博物園區所帶來的觀光人潮推動地方的繁榮，但事實上觀光人潮只停留在博物園區內，並未真正走到金瓜石聚落裡來，致使金瓜石聚落並沒有因為觀光業而得到好處。受訪高層認為，黃金博物園區成立後確實帶來可觀的觀光人數，但是因為金瓜石聚落內缺乏能夠吸引觀光客前往的景點，也沒有能夠提供觀光客購物消費的商店，導致即便黃金博物園區藉由舉辦活動將觀光動線延伸至金瓜石聚落，觀光客也不會在聚落內多做停留。黃金博物園區的高層在訪談中解釋道，「並不是沒有把我們的活動帶下去，在之前我們的礦山金採節也有把活動帶到老街那裡，可是那個怎麼講，那個老街沒有經過我們這回的修繕，根本吸引不了人進去，為什麼我們老街要做修繕？也是因為幾年前我們在那邊辦金採節的時候把活動帶下去，但還是沒人，不是我們不把活動帶下去，我們把活動帶下去還是沒人啊，我在修復老街的時候有辦地方說明會，地方居民抱怨我們沒有把人帶下去，可是他們有沒有想一想有什麼東西可以吸引人過來？沒有嘛，祈堂老街上只有那個真心咖啡店，還有歐巴桑舊書攤，光憑這個就要吸引人過來嗎？不可能嘛！其實我跟他們講過，你每天都在抱怨黃金博物館人那麼多，沒有人要到你們老街，可是你們今天第一個你有什麼東西吸引

人來，就算來了對你們有甚麼好處？我就跟他們講，第一個，你們沒有吸引人的誘因，第二個，就算人來了，也只是製造髒亂而已，因為他也沒有做任何生意啊，你說這樣遊客要來幹甚麼？什麼條件都沒有，你來怪黃金博物館也不對啊，也不是黃金博物館不把人帶下來，好，沒關係，因為你缺少誘因，所以博物館來製造誘因，所以才有整修計畫。(黃金博物園區高層·B5)」受訪者表示爲了讓觀光動線往金瓜石聚落方向拓展，黃金博物園區擬定好爲期三年的「金瓜石老街生活美學街坊營造計畫」，著手改建老舊的祈堂老街建築物之立面，改建完成之後，未來也將引進金工藝藝術家進駐祈堂老街。爲了打造屬於自己的觀光特色，黃金博物園區在金工藝藝術上付出相當多的努力，包含不定期在園區內舉辦金工藝藝術品特展、開設金工研習營，招收對金工藝藝術有興趣的民眾學習進行培訓，以及每兩年舉辦全國性的金屬工藝大賽，邀請國內外知名的金工藝藝術家擔任評審。受訪高層表示，未來黃金博物園區將規劃金工藝藝術家駐村，而藝術家駐村的事前準備即爲祈堂老街的三年整修計畫，受訪高層解釋黃金博物園區在祈堂老街改建案中所做的規劃，「祈堂老街我們跟文建會申請三年計畫，開始做立面街道整修跟公共設施的整修，今年做第二年，我們三年的計畫大概在101年完成，計畫完成之後我們要引進藝術家進駐老街，目前已經排好的有四棟房子，我們在這個計畫裡面會做整修，老街立面的整修也只是做局部的整修，跟公共設施的整修，都只是做老街的復元、復舊，基本上黃金博物館有一個概念，我們都是用舊建物再利用的方式，老街的修復也一樣，我們只修房子的立面，只修街道，只針對公共設施雜亂的部份做整理，整理完以後，第三年的計畫是其中有六戶願意提供讓我們做藝術家創作空間，我們以政府預算幫他修好，屋主不付擔任何經費，但要相對的服務5到7年時間，無償讓我們使用，未來我們會徵選六位藝術家，包括金屬工藝部分。我們整個計畫很多都是環環相扣，保存老街，但是也希望把金工推下去。(黃金博物園區高層·B5)」從黃金博物園區的運作模式也可以看出，金瓜石整體觀光發展上與九份有著相當大的區隔，礦業遺址的保

存以及文創產業是未來公部門在金瓜石主要的發展方向，受訪高層也指出，「金瓜石能夠盡量減少開發就減少，大部份學者專家來這裡看都主張這邊就是少動它，保存最完整最真實的一面。(黃金博物園區高層·B5)」

金瓜石地方居民對於祈堂老街的發展願景，直接表現在對九份老街過於商業化發展型態的排斥上，一名耆老訪談時曾大表對九份老街商業炒作的不滿，「其實當初九份剛在發展的時候，我都跟他們說，你們這樣不行，結果都是因為生意人，他們要炒作，管你這些幹甚麼？九份純粹就是生意人炒起來的…九份這個樣子，已經不用再去炒作了，那個地方已經炒過了，對不對？那個地方真的是，他說是你們呷味（筆者按：台語，嫉妒的意思），不是呷味，只是白天的夜市而已阿，沒有什麼東西，你到那邊去看什麼東西？沒有嘛，就是去吃吃喝喝而已，像其實很多人早期他們來九份，他們根本不會來到金瓜石，因為他們都認為來到九份就是金瓜石，九份金瓜石，然後人家問金瓜石怎麼去，他說那都是墳墓，過了九份就都是墳墓。（里長·B3）」此外也有耆老反映，與九份過度熱鬧相比，他寧可待在風景優美、悠閒舒適的金瓜石，「不過像九份那樣也不好，整條街擠成那樣，我們這邊看是要爬山還是看風景都很好啊…我這老人是認為說現在這樣比較好，安安靜靜的、也沒車聲，也沒有什麼污染，現在又沒開礦、煉銅，也沒有工業，空氣都非常好，又很安靜，這樣住比較舒服。（在地耆老·B1）」「四處都想要做旅遊觀光，我的看法是，不一定要做旅遊觀光，但是最起碼朝這個方向走，可以把自己住的品質提高。要達到觀光旅遊，住的地方一定要達到某個程度，感覺這個地方不錯。所以我是覺得，把周遭的生活環境給提升，然後讓我們的環境住得舒服，這樣子的話不一定要有旅遊這方面，我是覺得，這邊的產業你要帶觀光進來的話，你弄得不好像九份一樣，我不是不認同九份，只是覺得太商業化。（里長·B2）」祈堂老街因為有著和九份老街相似的歷史背景，所以經常被拿來當作比較的對象，如果反對商業化已經成為金瓜石地方對於祈堂老街未來發展的共識，那麼金瓜石居民又如何構想祈堂老街的未來呢？

筆者(蘇冠華)曾試圖透過與在地居民的訪談釐清當地人的想法，但大多數受訪者卻無法真正提供一個有效的發展方向。既然一般的金瓜石居民普遍反對過於商業化的炒作模式，對於未來金瓜石的發展方向也沒有較具體的計畫，那麼當地居民又如何看待黃金博物園區在祈堂老街所規劃的改建計畫呢？

當黃金博物園區決定以文創產業作為祈堂老街再造的主軸，一般人會聯想到九份在 1987 年的藝術村構想，當時九份以紐約的 SoHo 區為藍圖，引進 35 位藝術家入住九份，並且在當地開設工作室，試圖讓九份在發展觀光之餘也能增添藝術文化氣息，但是最終這項計畫沒有成功，當初進駐九份的 35 位藝術家，如今絕大多數也都離開了九份。事後許多人將失敗的原因歸咎於藝術村的構想無法獲得當地居民的認同，二十多年後，相似的戲碼即將在金瓜石的祈堂老街上演，如果九份藝術村失敗的原因是當地居民的不認同，那麼金瓜石居民對於「金瓜石老街生活美學街坊營造計畫」是否也存在認同與否的問題呢？接下來筆者將透過訪談的方式以了解地方居民對於祈堂老街改造為美學街坊的想法。

有關公部門的「金瓜石老街生活美學街坊營造計畫」，外界最擔心的是美學街坊的構想可能會破壞當地礦城的氛圍，尤其祈堂老街在礦業時代是商業街，如今將以金工藝術重新包裝，當地居民是否會因與歷史記憶不相符而感到格格不入？另外今日的祈堂老街雖有部分建築改建為西式洋房，但整體聚落仍看得出礦城聚落的影子，當地居民是否會擔心改建後的祈堂老街會失去過去的懷舊味道？

針對金瓜石聚落中建築物的問題，一名受訪者表示他的看法，「你覺得你現在還會住木造房子嗎？像那種小木屋還不錯啊，因為他的木頭都是很好的木頭，而且都做很密實，但是日子久的話，過十年二十年它也可能會有洞什麼的，房子已經開始有出現白蟻了，每年都要叫人家來除蟲啊，要叫人家來保養，現在有誰想要住以前的那種木造房子，光晚上有蛇跑進家裡面，你就會嚇死了。（里長·B2）」懷舊的房子不見得能滿足現代人的居住需求，

越老舊的房子就越需要耗費金錢、人力修繕，以維持金瓜石傳統礦業聚落的景觀，訪談中發現大多數的金瓜石居民期待公部門補助修繕之費用，或是直接向當地居民購得地上權進行整修。然而從與黃金博物園區高層的訪談中可以得知，未來黃金博物園區在祈堂老街的整修只限於老街立面與公共設施（如街道、管線）之整修，與當地居民所期待的房屋整修有很大的距離，一位受訪的在地耆老則對此大表不滿，「政府要有魄力，應像金門、馬祖一樣由政府全部收購，做整體規劃，出租或出售，由屋主優先承租承購，或者是說我這次補貼你三十萬、六十萬，讓你半年內整修，你不整修政府就收購啊，對吧，我跟你買啊，不是徵收，徵收就比較便宜，收購就是照市面價錢，政府就給你收購嘛，收購以後再來整體規劃再做，這樣才有辦法解決問題啦，而不是花四、五千萬整修，三、五年就花光，這有甚麼用呢？沒有長期性嘛，這就只是表面工作啊！（在地耆老·B1）」金瓜石的房屋整修所面臨的根本問題，其實就是當地存在已久的土地所有權問題，1987 年台金公司停業，旗下土地權移交給台糖與台電，當中金瓜石聚落所在的土地大多由台糖接手，以每年收租的方式租賃予當地居民，居民擁有的只限於地上物之部分。從訪談中也可以發現在地耆老對於金瓜石人口外流嚴重的現象，普遍歸咎於對土地所有權的不確定感，「咱祖先來這邊開發，早期發現金瓜石有金礦的時候，已經有人來這邊開墾了，日據時代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來這邊開墾，祖先所開墾的土地，都被日本人侵占，侵占去他也是只有採礦權而已，照理說也沒有土地權，你把這邊侵占去用，照理說光復之後土地要歸還老百姓，台金反而還一直登記為他們的土地，我們只有採礦權但沒土地權阿，民國三十八年後開始用登記的，這邊的老百姓就不會去登記，比較晚去登記就變成台金的，這個土地到目前，還是沒有辦法解決…我們就是怕說這邊已經住好幾代人了，萬一這些土地你們去賣給財團的時候，我們沒有保障。（在地耆老·B1）」另一名受訪者也點出投資客在金瓜石炒作房價的情況，讓當地充斥空屋的現象一直無法解決，「現在還有很多問題，譬如說土地的問題，房子的

問題，這些問題沒有解決的話，對當地人也沒有什麼保障，那你如果土地的問題解決的話，你現在進展太快，馬上有投資客進來炒地皮，我記得二十幾年前，這邊的房子一間只要一萬、二萬，大一點差不多三萬，現在已經漲到一個屋殼，可能屋頂都塌了，二十坪左右可以賣個七、八十萬，百來萬這樣，都沒有房子只剩下一個殼而已，你買了之後還要花錢去蓋、整修，你說便宜一點起碼也要七、八十萬，百來萬，而且你沒有土地所有權狀，所以這邊對當地人來說，沒有保障。（里長·B2）」不確定的土地權，導致居民逐年遷出，應為沒有相應的人口流入，許多房舍淪為空房，而原有的屋主在遷出後也不見得立即將房屋轉賣，更多人是持續交付租金以保持地上物之所有權，以待假使某一天金瓜石如同九份一般重新興起觀光熱潮，便可以高價轉賣予外地投資客，「在地人到外面發展，有些發展的很好的他們就沒有看到這裡，也不回來住，也不回來修理，甘願把厝放著給風颱呷（筆者按：台語，吃的意思），你也沒辦法阿，那如果賣呢？好阿，我賣你阿，本來兩千塊的東西他現在喊兩百萬，很多外面的人都來喊高低，有些人就這樣被騙了，本來兩千塊買的，現在賣幾百萬、幾十萬這樣，像宿舍，工人宿舍都是這樣，那當時兩千塊賣你阿，也不回來住，也不回來修理，甘願放著，如果有人要買就好幾百萬要賣。（在地耆老·B1）」受訪者解釋，在金瓜石聚落所看見的空屋，除了部分是由天災、人口自然減少而無人居住外，大多數的屋主早已搬遷至外地，炒作金瓜石房價時有所聞。而不論是土地所有權還是惡意炒作房價，都成為外地移入金瓜石的「推力」，久未修繕的房屋在雨量豐沛的金瓜石，即便是具有防漏、防潮功能的「黑屋頂」也會崩塌，受訪耆老表示，黃金博物園區將補助款只用在老街立面整修，卻不撥款修理岌岌可危的「黑屋頂」，對於公部門整修祈堂老街的工程未來相當不看好，「政府說要老街改造，花了錢把門面做得好好的，屋頂上卻放著長草、漏水，屋主不跟你配合啊，屋頂如果漏的話，三年就垮掉了啦，這個錢白花的嘛，正經的屋頂崩塌沒去處理，基礎建設不去處理…（在地耆老·B1）」從訪談中可以理解到，對於

公部門的建設案，地方居民的期待仍是以居住品質為優先，必須先有良好的居住品質，才能談觀光發展的相關事宜，正如同前一部分所談到的台車連署案一樣，地方人士多數反映公部門應該先重啟台車，完備地方交通資源後，再建設黃金博物園區，即是先以地方基礎建設為優先，再來談如何發展地方觀光，而在祈堂老街整修案的例子中，地方居民也表達出相似的看法，「祈堂老街改成藝術街不好歸不好，如果你真的要這樣做的話，最起碼先把老街先恢復起來，對吧？但是你不是啊，屋頂漏水破洞是要怎麼做藝術街啦？甚麼時候會被颱風吹走你都不知道，你要怎麼做藝術街？房屋整建好你再來談開店或是藝術街進駐，才有辦法發揮它的效能，你都沒有光只做表面有甚麼用？（在地耆老·B1）」

文化藝術是黃金博物館企圖為金瓜石包裝的新形象，正如同受訪的黃金博物園區高層所說，「未來發展不應該走向九份方式，而九份跟金瓜石應該要有所區隔，九份會以觀光為主，當然金瓜石不能免除觀光，商業行為部份，就像九份那個四街部份應該盡量避免…跟九份地區做區隔，遊客來以後有不同的感受，不然的話如果金瓜石和九份一樣，只要到九份就好何必到金瓜石，今天如果不一樣的風格，不一樣的風貌，遊客除了去九份以外還可以有另一種體驗與感受到金瓜石來，所以未來的發展也應該走兩個不同發展模式（黃金博物園區高層·B5）」發展文創產業是黃金博物園區替金瓜石未來發展所找尋的另一條道路，避免商業化，讓金瓜石發展能與九份做區隔。先前曾多次提到，金瓜石在地居民並不希望金瓜石未來像九份一樣過於商業化的觀光發展，顯然這方面金瓜石地分居民與黃金博物園區的立場是一致的，而當黃金博物園區試圖以藝術街重新再造祈堂老街時，地方居民又如何看待這條過去做為金瓜石商業中心，同時也是生活重心的商業街呢？過去的歷史記憶又是否會與藝術街規畫產生衝突？本研究經由與幾位在地居民的訪談，所得到的答案顯然突顯出「金瓜石地方居民將聚落復興視為首要目標」這項命題，

「要弄藝術街我是沒意見，最重要是要有人出入就算很成功了，現在不是啊，

現在很少人在走動啊。(在地耆老·B1)」受訪者的回答其實反映了地方居民對於整體金瓜石聚落沒落的無奈，今日的蕭條對比過去繁華時期人聲鼎沸的情景讓耆老不禁唏噓，祈堂老街是金瓜石記憶的一部分，然而金瓜石人對老街的記憶不僅是對過去礦業時期的懷舊，更是深入到對聚落生活的懷念，對金瓜石人來說，藝術街的改建與否並不是當地人關注的重點，比起人文藝術，在地人更關心的其實是現有生活機能的改善與未來聚落的振興。地方居民如何看待博物園區的發展策略，是一般人從外界所無法得知的，一名受訪者做出如下描述，為金瓜石地方居民對公部門的文創展業發展策略態度做出了總結，「博物館在這邊很多年啦，其實它在跟地方關係上其實，並不是說他們不努力，但是就是說，畢竟你講的是文化藝術的東西，其實跟地方居民是有一定差距。(網路知名部落客·B4)」

祈堂老街在過去礦業時期做為金瓜石庶民經濟的象徵，也是集體記憶的一部分，祈堂老街所在的銅山里，原本是金瓜石人口最密集的地帶，伴隨著台金公司停業與接踵而來的天災人禍，讓位居金瓜石最接近礦業中心的銅山里因礦業從業人口大量流失，今日反而成為金瓜石四里中人口最少的里，祈堂老街的沒落，其實也象徵了金瓜石整體聚落的沒落，同樣的，未來如果能讓祈堂老街得以重拾往日的繁華盛況，對當地人而言所代表的意義也格外不同。

占據當地居民生活記憶相當重要一部分的祈堂老街，公部門在這裡的一舉一動是當地居民密切關注的焦點。為了呼應地方居民希望黃金博物園區能協助帶動地方發展的訴求，博物園區試圖將園區參觀動線延伸到金瓜石聚落當中，因此以「金瓜石老街生活美學街坊營造計畫」為蕭條的老街塑造出藝術氣息，以觀光客活絡地方聚落的發展，從與受訪高層的訪談中也能了解，黃金博物園區也曾多次透過地方說明會的方式讓在地居民了解政策相關內容，「憑良心講，他們外地人從來沒有接觸過這些，能夠做到這種地步確實有點成就，但是從我們的角度看來確實是還不夠。(在地耆老·B1)」從受訪

者的一席話可以看出地方居民對於公部門建設的想法，也一語道出公部門與地方居民在看待地方發展上兩種迥然迥異的角度，地方居民與公部門對於祈堂老街記憶的不同，導致雙方在祈堂老街的發展重心上產生衝突。未來老街的復興不僅僅是代表一項觀光政策的成功，更意味著金瓜石聚落的復興，不論老街被賦予何種觀光型態，藝術的祈堂老街，抑或是懷舊的祈堂老街，在當地居民的記憶中，老街所帶給在地的功能是「生活的」，時至今日，金瓜石人所在意的首要議題，仍然是如何讓祈堂老街恢復過往的生氣，而不全然是討論未來可能的商機，也因此地方居民將發展的首要議題放在「老舊建物的整修」、「土地所有權問題」上，至於發展文創產業與否則可能只是次要、附加的議題。

祈堂老街改建的案例表現出生活在集體記憶中的重要性，Halbwachs 於《論集體記憶》一書中也強調集體記憶是群體成員透過長時間累積而成的，記憶得以存續，是根植在群體成員的生活當中。一旦生活無以為繼，導致群體成員分崩離析，記憶的存續也將受到嚴厲的挑戰。金瓜石的首要問題，是人口逐年流失，記憶的保存也隨之越加困難，即便有黃金博物園區積極搶救地方文史文化與口述歷史，但如果不能徹底解決基本生活方面的問題，傳統的礦城記憶也恐將隨著年輕世代的離去而無法傳承。祈堂老街是整體金瓜石聚落的一個縮影，一方面它是金瓜石過往的聚落核心，另一方面是近期公部門積極推動建設的所在地，因此在當地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未來金瓜石如何在生活的聚落與文創藝術園區之中取得平衡，仍然是值得觀察的對象。

(三)驚豔水金九

「驚豔水金九—打造國際觀光城」主要是由新北市觀光旅遊局主推的一個大型計畫，目的是要推廣新北市的觀光發展。經過新北市(前台北縣)觀光旅遊局的努力下，奪得交通部觀光局三億元的補助，「縣府希冀藉由本計畫之推動，先利用地面纜車、小型接駁車改善交通，再重新檢視與建設該區的

優勢特色及整合軟硬體搭配特有資源，以成就水金九地區國際觀光魅力據點之永續發展地位，並帶動北縣及周邊基隆市、宜蘭縣、臺北市的觀光發展。」

(新北市觀光旅遊局新聞稿，2009) 以下是 2009 年 5 月 25 日新北市觀光旅遊局的新聞稿全文：

臺北縣政府觀光旅遊局在積極整合地方資源爭取中央補助中傳出捷報，於全國廿三縣市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奪得交通部觀光局三億元的補助。臺北縣觀光旅遊局秦慧珠局長說，這項補助將對臺北縣的觀光發展帶來長足的進步。

交通部觀光局「競爭型國際觀光魅力據點示範計畫」係採競爭型補助方式，各縣市政府須在 98 年 4 月 15 日前將企劃案呈送交通部觀光局，並在 98 年 5 月 22 日到 23 日進行評選，於全國各縣市選出 5 個計畫案，並運用「300 億元觀光產業發展基金」補助地方政府更新或打造具「獨特性」、「唯一性」之觀光魅力據點，力求地方發揮在地優勢特色及整合軟硬體配套資源。因為補助金額高，且入選景點將由觀光局編列預算進行國際行銷，因此全國各縣市政府無不摩拳擦掌、精銳盡出。

臺北縣政府結合瑞芳鎮水湳洞地區、金瓜石地區、九份地區等獨一無二的景點為環狀風景區，並搭配即將發包施做的金九地面纜車建設案，提出「驚豔水金九·打造國際觀光城」的企劃案，以爭取交通部觀光局「競爭型國際觀光魅力據點示範計畫」最高三億元的補助經費一案，業於 5 月 23 日入選合格名單。為了爭取此筆「有史以來最高額」的補助，臺北縣觀光旅遊局忙碌了四個月，召開了無數次的會議，終於脫穎而出。

觀光旅遊局秦慧珠局長表示，縣府著眼瑞芳黃金山城海岸重點景觀區資產豐富，觀光潛力雄厚，若能融入當地歷史文化的內涵，有效整合人文、生態、景觀等各項資源，並有效解決交通問題，則不僅可保存發揚瑞芳黃金山城海岸重點景觀區珍貴的文化資產，也可開發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國際觀光景點，對於此區人文內涵的充

實及國際競爭力的提升，皆有極大的助益。

水金九(水湳洞、金瓜石、九份)地區的觀光景點如十三層遺址、黃金博物園區、二次大戰日本戰俘營、九份老街商圈、昇平戲院…等，為見證臺灣採金礦業發展史上重要的展示地標，亦為延續臺北縣景觀綱要計畫所指定之重點景觀地區。其獨特的人文、生態、景觀…等各項資源，孕育當地豐厚之觀光特色，都符合此次計畫中「獨特性」、「唯一性」的訴求。縣府希冀藉由本計畫之推動，先利用地面纜車、小型接駁車改善交通，再重新檢視與建設該區的優勢特色及整合軟硬體搭配特有資源，以成就水金九地區國際觀光魅力據點之永續發展地位，並帶動北縣及周邊基隆市、宜蘭縣、臺北市的觀光發展。(臺北縣觀光旅遊局推出「驚豔水金九—打造國際觀光城」計畫榮獲中央三億補助新聞稿 98 年 5 月 25 日)

2002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將選出台灣 11 處列為世界遺產的潛力點，當時是以「金瓜石聚落」的名稱，近來文建會(現為文化不)再將「金瓜石聚落」更名為「水金九礦業遺址」，以期更完整地保存礦業遺產面貌及豐富的人文及自然資源。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頁上的說明如下：

水金九礦業遺址完整地保存產業遺產面貌與豐富的歷史文化遺跡，吸引經濟、歷史、地質、植物等學者的研究興趣，區內的人文資源—聚落景觀、歷史空間、民俗祭典(包含太子賓館、日式房舍建築群、黃金神社、勸濟堂)；自然景觀—地形資源與水景資源；礦業地景—礦區、坑口、礦業運輸動線與冶煉設施等文化資產，生動地記錄一部臺灣礦業發展史，符合世界遺產登錄標準第二項。

近年來，由於礦業停採後，聚落生活的空間紋理漸漸遭到破壞，部分聚落景觀，如當年日籍高級職員居住的日式宿舍，因年久失修而部份遭到拆除、礦工聚落也因改建而出現與景觀不協調的西式建築；曾是金瓜石聚落脈動的纜車道、索道，因停工拆除而難以重現，面對社會與經濟的快速發展，金瓜石聚落正處於脆弱狀態，符合世界遺產登錄標準第五項。

「水金九」在新北市觀光旅遊局與文化部的連手推動下，創造了一個新的詞彙，這樣的造字運動背後有個策略意圖，意即整合地方文化資產以達聯合國人類文化遺產的標準，儘管台灣的文化景點暫時仍無法入列，但做為文化觀光的宣傳絕對是有力的。所以文化部的「水金九礦業遺址」先為水湳洞、金瓜石及九份連結成爲一個有共同歷史想像的社區(imagined community)，再由新北市的「驚豔水金九」做為一文化觀光的活動成功地行銷水金九旅遊圈。公部門所主導的水金九文化圈或旅遊圈是以礦業歷史做為連結三地記憶的框架，而這段礦業記憶又是礦業沒落之前的「過去」。易言之，公部門僅是在選擇史蹟與旅遊二者的連結，他們可以不理會礦業沒落之後的社會變化，甚至於公部門也沒清楚地釐清礦業時期水金九地方記憶的異同處在哪！筆者認為文化資產或文化觀光不是僅是史蹟或旅遊景點，更重要的是社會生活所沉澱下來的地方記憶，才是一個地方的文化精神。在新北市觀光旅遊局專為「驚豔水金九」所設置的網頁，我們可以發現如下的活動資訊：最新訊息、歷史文化、景點導覽、商家資訊、行程規畫、遊記分享、交通資訊、導覽說明及相關網絡等功能。歷史文化的網頁以簡單編年史的形式介紹水金九的大事記，時期依序為明朝時期、清朝時期、日據時期及民國時期。景點導覽包括本山礦場、黃金神社、太子賓館、昇平戲院、陰陽海等四十幾處，行程規畫包括綜覽九份的廟宇之美、金瓜石的悠閒下午茶之旅、金瓜石浪漫公路的特色民宿巡禮等約十六條路線，景點與行程都有簡單的介紹(詳見

<http://www.ntpcsjj.tw/SJJ/index.do>)，該網頁可謂符合觀光旅遊所需，但至於有無符合文化觀光深度的格局，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或許我們對於爭取高額補助的「驚豔水金九」活動企劃有更高的文化水平期待，而不只是設計類似一個平凡的旅遊網頁設計而已。至於三年的觀光補助計畫是否有吸引更多的觀光客，或許也不是地方惟一的關心。比如九份有許多在地人就不願意太多觀光客來破壞九份的生活型態，金瓜石人這幾年來仍感受不到人潮帶來地方繁榮。其實，公部門設定的目標可能不難達到，比如設計網頁、多吸引觀光客等都可以洋洋灑灑寫很多報告書，但對於地方而言又有何真正意義？

集體記憶是建構出來的，為何要建構集體記憶呢？以「水金九」的歷史想像而創造出地方的集體記憶，可以方便公部門規畫「水金九礦業遺址」與「驚豔水金九」等企畫案，在公部門同質性建構地方想像之下，對於在地人而言又有何意義？而又為何要在意在地人的記憶或想法呢？文化觀光沒有在地人的故事，就沒賣點！我們很主觀地認為「驚豔水金九」的網頁沒有在地的精神或靈魂，跟一般旅遊書沒兩樣，缺乏在地人的集體記憶，就剩下簡單的編年史與景點介紹。參加過水金九一日旅遊行程就能分辨他們在過往礦業生產方式的不同嗎？而不同的生產及管理方式正是九份與金瓜石許多差異性的來源，或許更嚴格地說，水金九只有挖的同是金礦或銅礦等貴金屬，但其他差異的地方或許更多於同質之處，生活在水金九的在地人彼此的記憶可能是很不同的，因為他們都彼此比較以及尋求各自未來最佳的出路，這是我們文化觀光想去深度旅行見學的地方。以下將透過 Maurice Halbwachs 的「集體記憶」及 Ernesto Laclau 與 Chantal Mouffe 的「論述分析」來理解九份、金瓜石及水金九的記憶建構，並從記憶建構中來探討地方觀光發展與集體記憶的疏離。

(四)水金九集體記憶的建構分析

根據本文綜合集體記憶的特質有：第一、記憶必須能在社會框架中找尋

到定錨之處才能夠延續；第二、社會框架是由現在、當下所建構出來的；第三、集體記憶具有虛構性及功利性。集體記憶雖有以上的特質，但尚未完整說明集體記憶是如何建構出來的，本文再利用 Laclau 及 Mouffe 的論述分析來探討九份、金瓜石及水金九的記憶建構，並利用本文所舉的三個個案來分析，分別是九份老街及火把節、金瓜石祈堂路老街及黃金博物館及新北市的驚艷水金九活動。在分析集體記憶建構的過程中，目的在探討地方觀光與集體記憶的疏離。為何會有這種現象產生呢？而這種現象會有何負面影響？本文都嘗試提出一些看法，不過可能都還是處於初步階段的見解。

根據 Laclau 及 Mouffe 的論述分析理論，我們可將「老街」、「節慶」、「建物」、「景點」及「地方小吃」等這些早已存在的符徵(signifiers)，置放於「文化觀光」的這個符徵下，於是上述符徵皆產生了新的意義，而「文化觀光」即成爲一個佔有結構性地位的「節點」。其實「文化觀光」這個節點不僅使得上列要素轉化了闡釋意義，也成爲集體記憶建構的「社會框架」。但是像九份及金瓜石這樣的社會場域(social field)會吸引各種社會實踐試圖想填充它，在礦業沒落後的九份及金瓜石，礦業的懷舊記憶成爲一個空符徵(empty signifier)，這樣的空符徵又會成爲相關要素的節點，懷舊記憶表達了九份及金瓜石這些社會場域存在的方式，礦業已不存在了，但透過懷舊讓九份及金瓜石仍延續礦業城存在的理念。此外，社會體系或場域在現實上存在著不同的政治力量，它們常因無法進行妥協，而產生了社會敵對性或社會對立性 (social antagonism)，由於社會行爲者 (social agents) 無法完整獲得他們自己的認同，因此社會對立性就會發生，因爲總會有「他者」(Other) 阻止我成爲完全的我自己，認同的受阻是社會對立性力量的相互經驗。在九份及金瓜石的集體記憶建構中就是因爲社會對立性的存在，而讓記憶建構與地方認同產生疏離的現象。以九份旅客聚集的地方爲例，外來商家(第二部門)強力主導九份「文化觀光」的論述，以致產生與在地記憶疏離的現象，以九份商圈推出的火把節爲例，Halbwachs 認爲集體記憶具有虛構性及功利性，記憶不

一定要為真，但必須要有利可圖。九份商圈佔據「老街」、「地方小吃」、「建物」及「景點」等「文化觀光」的要素下，再透過「節慶」(火把節)來展演九份的「懷舊記憶」，這樣為了發展觀光而建構的九份記憶是不被真正在地人認同的。但這樣的記憶建構被外來遊客認同並強化了，可能就形成了在地認同的危機。

相對於九份第二部門的強勢，金瓜石的社會對立性來自於第一部門與地方記憶，黃金博物園區是為了保留文化資產及礦業記憶而建置，在「文化觀光」節點的脈絡下，園區內的「建物」及「景點」獲得了新的文化意涵，黃金博物園區也藉由「節慶」(礦山金採節)來展演黃金的記憶。新北市公部門成功地建構了金瓜石的黃金記憶，以及吸引了許多觀光客入園參觀。公部門在文化觀光脈絡下所建構的金瓜石記憶並不同於九份的火把節的虛擬記憶，但黃金博物館所呈現出來的記憶對在地人的意義而言亦不大，因為黃金博物園區原以生態園區為設計核心，範圍應包括金瓜石老街祈堂路，祈堂路才是在地人集體記憶的中心，脫離祈堂路的在地記憶都僅屬片段，黃金博物園區終究只是個博物館，靜態展出記憶的化石。因此，儘管黃金博物園區人聲鼎沸，這些遊客仍不了解金瓜石的全貌。易言之，觀光發展與地方記憶是疏離的！或許這麼說，九份商圈與金瓜石黃金博物園區所建構的九份記憶及金瓜石記憶的論述，才是主導今日到訪九份金瓜石旅客在地印象的重要來源，而這樣的論述可能會再因「驚豔水金九」活動的推出再加以強化。根據 Laclau 及 Mouffe 的論述分析理論，社會對立性也能透過「同等物論法」(logic of equivalence) 與「差別性論法」(logic of difference) 來理解，同等物論法是要創造出同等的認同以進行論述體系的否定，例如以在地記憶及認同而言，九份及金瓜石的在地人記憶成為被「被壓迫者」(the oppressed)，而第一部門(政府)及第二部門(商圈)成為「壓迫在地人記憶」的同等物，因為在公部門整合地方觀光資源的計畫下，可能會造成所謂霸權的實踐(hegemonic practices)，霸權的形成是公部門企劃目標的努力結果。換言之，新北市旅遊觀光局將整

合的地方記憶是包括九份商圈及金瓜石黃金博物園區的建構記憶，目標是爲了達到觀光客增長目標，而隨著水金九觀光的发展，我們感受到與在地記憶的距離越遠。而這種「文化觀光」的發展在缺乏地方故事性的支撐下，旅客無異於只逛了九份夜市、金瓜石博物館和水湳洞陰陽海，文化深度何在？「水金九礦業遺址」是否可能淪爲「驚豔水金九」的意識型態，而無實質意義可言？

五、結論

本文從地方的集體記憶來關注地方社會，主要是因爲我們在九份及金瓜石一年多來研究的感受，我們與幾十位地方人士深度訪談，我們無數次前往九份金瓜石觀察，本文的二位筆者(蘇冠華及陳書豪)甚至參與了地方節慶活動的工作、地方會議及在地住宿一個月就近觀察，我們經常與九份文史工作者隨緣築的吳先生與陳小姐分享在地經驗，並共同進行了幾次的口述歷史。我們感同身受在地人的記憶退到邊陲的那種無力感，因爲觀光客到九份及金瓜石到底看懂了什麼？有礦坑工作記憶的人已逐漸凋零，我們跟吳先生採訪了真正的礦工，那種感動頓時爲九份金瓜石感到有點迷茫，因爲這些故事都是純在地的，爲何融不進去九份老街及金瓜石黃金博物園區？所以我們研究九份及金瓜石的在地記憶，而研究背後的社會關懷當然希望能爲地方記憶保存盡一份心力。

當政府推出「水金九礦業遺址」及「驚豔水金九」，我們都願意相信政府的立意良善，目的想保存地方史蹟及繁榮地方，但我們卻以負面論證並擔心這二項政策反而會造成地方記憶資產的喪失，主要目的是想提醒爲政者如欲站在公部門的高度整合地方資產，一定要注意目標管理下的合理性。例如爲了發展觀光，不能只在意觀光客的數目是否增長，還有觀光產品的內涵是否達到文化觀光的水準？水金九很幸運出了一個特別會講故事的吳念真，但水金九實際上到處都是故事，到九份金瓜石聽在地故事肯定是很美好的享受，

就如九份隨緣築的吳先生一向主張九份是小眾旅遊的地方，而不是現在人潮如織的景象，小眾來此充分享受在地的過去風華，但這跟商圈的想法完全相反，九份商圈是擔心今日的人潮能維持多久？金瓜石老街沒什麼商店，也沒什麼旅客，完全另一番景象。

本文從集體記憶的視角切入九份及金瓜石在現實地方發展中的困境與危機之一，而在地居民生活記憶的消失焦慮應該被視為在地社會的文明精神狀態，在地居民才是地方的主體，不是觀光客，因此公部門及商家若離開主體想像，在地精神隨即渙散，因此在地居民的生活記憶要從邊緣再回歸地方中心，所以九份應該思考如何強化礦城論述及空間展示，只有一個地方人士覺得既熟悉又陌生的昇平戲院是不夠的，更何況九份芋圓及茶坊等皆不足以讓遊客感受真實的九份。金瓜石的黃金博物館似乎應該背負使命，與地方再持續討論共圖解決地方繁榮之道，各持一辭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九份金瓜石是台灣各地方因觀光發展與在地記憶疏離的冰山一角，這不是新的研究議題，但卻是要不斷反思及呼籲的問題，否則一切都由政策及商業資本恣意運作，台灣的重要場所都失去了承載記憶的功能，我們將只看到古蹟的空殼，而少了地方人情味。

附錄 1 九份受訪者名單

受訪者編號	性別	年齡	受訪者身分
A1	男	50	里長
A2	男	70	里長
A3	男	65	小吃業者、九份文化協會 總幹事
A4	男	50	小吃業者、九份商圈聯誼 會總幹事
A5	男	50	攝影師、文史工作者

附錄 2 金瓜石受訪者名單

受訪者編號	性別	年齡	受訪者身分
B1	男	約 70	在地耆老
B2	男	38	里長
B3	男	約 50	里長
B4	男	36	網路知名部落客
B5	男	50	黃金博物園區高層

參考書目

一、專書

Jonh Storey 著、張君玫譯，2001，《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台北：巨流。

Maurice Halbwachs 著、畢然、郭金華譯，2002，《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Robert Bocoock 著、張君玫、黃鵬仁譯，1995，《消費》。台北：巨流。

王明珂，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

高鵬翔著，2010，《文化觀光》，台北市：鼎茂圖書。

陳世一，1995，《九份之美》，台北市：晨星出版社。

郭金貨譯，哈布瓦赫（Halbwachs,M.）著，2002，《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顏亮一著，2009，《記憶與地景》，臺北市：田園城市。

二、期刊

David Howarth & Yannis Stavrakakis, “Introducing Discourse Theory and Political Analysis”, *Discourse Theory and Political Analysis*, Edited by David Howarth, Aletta J. Norval & Yannis Stavrakakis,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2000), pp2-6.

Lewis Coser 著、邱澎生譯，1993，〈阿伯瓦克與集體記憶〉。《當代》91：20-39。

王騰崇，2007，〈金屬礦業遺址的再利用與生態博物館－工業遺址保存在台灣的案例：黃金博物園區〉。《北縣文化》92：53-62。

張二文，2001，〈文化印象初探：從美濃菸葉產業的變遷及美濃印象探討集體記憶的形塑〉。《台灣史蹟》38：99-134。

曾慈慧等，2011，〈礦業遺產觀光中真實性對觀光意象、地方感與遊後行為

意圖之影響》。《戶外休憩研究》24 (3): 79-111。

蕭阿勤，2002，〈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台灣一九七〇的戰後世代與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台灣史研究》9 (1): 181-239。

顏亮一等，2008，「文化產業與空間重構：塑造鶯歌陶瓷文化城」，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71 期。

三、博、碩士論文

王元山，1990，《九份山城聚落空間結構及社區空間成形之研究》。中原大學工程技術研究所設計技術學程建築設計組。

呂宛書，1996，〈「九份」意象的社會建構--多重認知觀點的分析〉。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碩士班。

林彥旻，2004，《觀光之眼：觀光對九份空間所產生的衝擊》。淡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班。

林楸，1995，《聚落保存計畫與草根社區運動:九份的個案》。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班。

洪達仁，1988，《九份城鎮外部空間之研究》。東海大學建築(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張雅娟，2003，《礦業山城的歷史記憶與生活空間研究—金瓜石紀實》。嘉義：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興國，1989，《九份聚落空間變遷的社會歷史分析》。淡江大學建築(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郭曜棻，2004，《全球化下地方文化產業壟斷邏輯之實踐:以九份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

楊賀捷，2006，《懷舊之景觀敘事—金瓜石礦業景觀設計—》。台中：私立東海大學景觀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世懷，2005，《社區參與地方觀光永續發展之研究：以九份地區為例》。國

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班。

羅敏儀，2003，《台灣老街發展之社會經濟分析--以北台灣為例》。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碩士論文。

四、其他

台北縣觀光旅遊局，2009，台北縣觀光旅遊局新聞稿。

http://tsa.sinica.edu.tw/Publication/file/sample_2006_7.pdf，取用日期：2012 年 10 月 29 日。

驚豔水金九網站：<http://www.ntpcsjj.tw/SJJ/index.do>，取用日期：2012 年 10 月 29 日。